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九

碑

重脩南鎮廟碑

會稽山在郡城東南十五里地氣廣博而隆厚峰巒蒼翠
上出霄漢而天柱石飄卧龍諸山皆環列其下如臣妾之
事大君罔不順伏趨嚮周禮職方以為揚州之鎮信夫隨
開皇本四年始即山立祠唐天寶十載詔封永興公祭用
南郊之日歷代遂著常祠國朝加號王爵以孟春之月遣
使齋香幣祠一大守守吏齋宿具三獻禮其崇報之典視
昔有加焉獨廟無守者有司又少涉其地風雨凌暴久而
不免於摧敗傾壓矣至正四年春廬陵夏君日孜來為尹

以故事謂廟下顧瞻旁皇曰尚可緩乎亟詣郡白狀郡長
貳咸是其議俾更新之於是邑人相率分事竭作去其朽
蠹易以堅良既增既廓百度具興閱三月工師告成重門
廣度挾以脩廡殿寢閑之齋廬翼之神庖賓館悉稱弘麗
且命道士陳道盛守之盡穀故田奉祠事餘以給其食鼓
鐘之聲鏗鎗四達齋心竭誠朝夕惟謹然后克稱朝廷敬
恭明神之意而山靈川后鬼物衛從百怪之狀亦歎然森
布流動於煙雲莽蒼中矣竊惟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而
天子巡行四嶽則舉望秩未聞其祀鎮山也史傳雖稱秦
皇東祀會稽而未聞其廟祭也然則歷世共事弗紀何歎
蓋山川能出雲雨則法當報祀而其神明之會非假屋室

象設宜無以寓其卷卷款之誠以南鎮之廟所以歷千
數百年而益盛也况世傳神禹之興朝諸侯于斯乎嗚呼
神人協和而后理化大行六沴不作百穀用登吏茲土者
其可昧所重輕哉然廟雖隸縣境而山實一郡之望山雖
望于一郡而靈氣周流未嘗不上下磅礴乎吳楚之域斗
牛之墟也是役也固以見郡政之舉而夏君亦知所重輕
矣因作迎送神詩二章俾郡人歌以侑祀曰
神氣磅礴兮下廣溪鎮南服兮鬱巖崑宮庭位兮北碩松
與栢兮蕭森神之施兮澤濡惠我民兮不涸以愛錫祀兮
自天函香兮孔蓋神穆兮降升載雲霓兮翠曾來驚恐
兮從如雨脂豐融兮于豆于登

湖之類兮山之陽神燕娛兮中堂歆粢羞兮拊鼓折瓊華
兮奠菽漿神將歸兮載起龍兩股兮旗旖旎神不留兮奈
何我之思兮曷已野有稷黍兮隄有蒲荷俾民樂康兮降
福不那春秋兮灌薦風雨兮崇阿

杭州路新建南嶽廟碑

南嶽衡山在荊州之野祝融之墟蓋五嶽之一也自黃帝
堯舜以來莫不崇祀而副以瀟霍二山漢武南巡以衡山
遐遠阻江徒祭其副徵諸典禮班、可見我國家混一天
下歲時遣使代祠惟謹杭州北門外故有霍山行宮圯壞
不沿比年將吏有別建廟于太平里之道衢以祠神之從
者層巒窮棟瓠櫛闕戶金碧輝煌規制宏麗戊戌秋九月

丞相康里公過而見之進父老曰東嶽在魯境內所在猶
廟祀不置况衡山寔莫我南服者乎然惟從之祀而象設
未正非禮也乃捐金命工中塑嶽帝象傍從六神兩廡繪
山川鬼物之狀車馬仗衛出入之儀因其舊而更新之明
年正月率僚佐歲事于廟裸薦興俯小大成一靈風肅然
神若歆享因顧左右曰若是固足以稱神明之居矣然不
可不思所以經久者乃割錢唐履泰鄉官田六百畝命龍
虎山道士祝升智掌其祠事仍以西太乙宮真人王用亨
主領之未幾升智又買廟後民地得六百餘步以增創之
然後殊庭真館邃宇重堂莫不秩然並起矣既事執事者
請紀其成竊惟漢武因其近以忘其遠却其副而遺其尊

曷若廟貌之設猶不失其本真哉况山川之氣無所不通
神之周流亦無往不在精誠感召如響斯應秩而祀之又
何憚焉乃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靈連蜷兮夷猶駕文豹兮赤虬不我即兮我心則憂靈續
紛紛兮來下朱兩轡兮從如兩舞娑娑兮坎其擊鼓鬱金裸
兮椒漿烝穀兮芳薌靈醉能兮在堂靈之去兮不我留湖
水春綠兮吳山秋望回颯兮獨攬祛予灾兮逐予瘴降予
以福兮壽且祉歲復歲兮報祀無已

杭州新城碑

至正十八年春平章謂太尉曰錢唐東南重鎮地當衝要
城郭不完其何以守太尉曰然茲實大役也其白之丞相

丞相謂天方旱民將弗堪議久未決則又曰丞相無憂也
當有以處之遂詣太尉請出粟二十萬石以始興築命郡
守謝節考覈圖志以稽故實度地植表以正方位視民力
上下田賦多寡授之丈尺以均其徭發姑蘇吳興嘉興松
江四郡及一州兩縣四隅之民更相作息以亟其成猶慮
夫趨事之或息也則督部將先築錢唐門並湖才教百丈
為之程勸且誓群有司曰凡今之為非徒勞民且費也勞
之將以休其力費之將以衛其財諸君其勉喻之吾且日
視其勤惰矣其自候潮門步自東青門則平江守周仁治
之自錢唐門步自豐豫門則吳興通守陸大本判官張士
俊治之餘杭則嘉興通守穆思恭治之良山北新清波則

松江通守謝禮推官馬王麟治之和寧與錢湖則屬之海寧州仁和縣而總其役者實謝節也令下之日風馳電驅小大奔走莫敢不共伐石于山浮木于江舟輻輳載千里相屬荷鍤揮杵萬堵皆興曾不三月而功已告成凡用石之工一百六十二方木之工一十五方朽之工一百八萬金之工二萬後一千三百五十萬土石磚甃灰鐵木植麻索之數累鉅萬億而不可勝紀也城之周六方四千二十尺高三十尺厚視高加十尺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焉甃以貞甃銅以堅珉礦墜堊塗雪立虹貫舊城包山距河故南非長今則截鳳山于外絡市河于內故東西廣而廣輪遠中焉為門一十有二東曰候潮曰新門曰崇新曰東青

曰艮山西曰錢湖曰清波曰豐豫曰錢唐南曰和寧北曰餘杭曰天宗曰北新上各建飛樓四楹而外為甃城門皆左右闢其餘艮山清波各為月城環旋出入互相屏蔽鑿石為樞冶鐵為扇金鋪銅環啓閉有則縣以飛梁墜以重壕內凡二百步設鐙道以上下人馬外凡百餘步設方臺以便矢石其上則發號之亭邏卒之舍睥睨樓櫓連鞬飛礮靡不畢具于是崇墉豎壁若天造地設神鬼變化而形勢為之一新矣始於十九年七月十三日迄功于是年十月某日平章乃諏吉日戎服上馬監軍司馬握刀抽矢從以鼓吹登城合樂以大落之千夫行酒萬牛共笑高管遏雲飛旌耀日文學智謀之士貔虎熊羆之將頡頏起坐

更迭唱酬遠近觀者盈城溢郭罔不心懼目駭以驚異其
儀觀之偉成功之速也既事其賓僚將校相率請文以垂
顯刻固辭不獲而其清益堅遂為之記曰杭之為郡左江
海右湖山內接京畿外控諸國潮汐晝夜一再往返風颿
兩舶瞬息千里象犀珠玉之珎杭稻魚鹽之利常溢于廬
市而其俗又机巧多技能故五方之人咸集于此邑屋繁
華貨殖填委可謂庶且富矣其城創于隋楊素者週迴三
十六里竒廣于唐錢鏐氏者七十里方是時五季迭起于
戈相尋錢氏獨能保有茲土以國覲宋及我天兵南下農
不弛耕市不易肆涵煦休養又將百年故民生不識兵革
而城郭益廢不治十數年來遭時弗靖或遇小警則民心

遑々奔走駭散而守者亦莫知攸措今平章乃能懲禍于
既往防患于未形僉謀獨斷以作斯城使國本以壯民生
以寧立久安常治之基無一旦隳突之患所以贊襄丞相
太尉而翊戴王室者其功烈為何如哉昔者南仲之事文
王則城朔方以息四夷之難仲山甫之事宣王則城東方
以弭諸侯之亂播之聲詩載諸簡冊千載而下猶使人咏
歌歆慕不能自己然則平章之興茲役也其有見于南仲
仲山甫之事其君者欽勒銘秉勳其可少乎詩曰
於赫皇元囊坤括乾作民父母聲教誕宣二祖九宗垂統
繼極皇帝嗣位克肖天德百年于茲文恬武嬉萬國一家
城郭弗治人衆物盛釁生不測海內騷然小大失職皇帝

曰咨孰殿東南僉謂康里協于帝心汝作丞相于旬于理
懷柔協和以對天子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
第昆仲也死節行錫廟食季也秉均兼德有密瞻茲錢唐
左湖右江提封千里實為大邦曰隋揚素載具版築五季
之際保于武肅宋復休養生齒日繁仁漸義厚則惟我元
威極則否民亦瘁止狂章隳突四郊多壘不有嚴城其何
以寧迺突迺度迺徑迺營迺召長吏迺集將校令出徃行
是則是劾按圖審勢充財鳩工師後響應役夫景從荷鍤
成雲揮杵如雨分程考工各立部伍樹幹林比聚巖山巍
聳梯輓石鬼運神移力作費、和声訢、並驅齊具于雉
萬堵崇墉既起壯我雄藩鑿樞承鍵截鐵成閔虎符魚鑰

式嚴啓閉動靜應時內外合制窮樓傑閣倚天絕雲丹碧
炫耀五采成文限以長壕防以連埭跨以飛梁洞屬關闈
舟航水塞車馬陸填百貨之委商賈貨遷珠玉象犀南金
大貝侏任雕題諸蕃畢萃既庶且富則教其民、曰忠孝
敢不敬承忠以事君孝以事父兄蹈斯言天錫爾祐昔也
無城民何所依今也城成按堵而居昔也我民朝警夕備
今也我民戶不夜閉我有室家于以康之我有粟帛于以
藏之我作我息我出我入受呻為謳伊誰之力伊誰之力
相臣將臣固我金湯以衛我人吳山蒼、海波不驚天子
萬壽四方底平

建安忠義之碑

至正改元之十八年皇帝重念閩海道遠用兵日久民弗堪命詔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化帖穆爾以便宣移鎮之公既蒞事務脩厥職明年淮寇陳友諒遣其僞將鄧克明等由建昌分三道犯閩又明年春三月陷延平夏五月乙亥圍建寧時經畧使伯顏不花在城中遂以德管阮德柔為叅知政事調度諸軍都事余元善檢校趙璋治文書以佐之連魯在赤般若帖本爾主魏餉同知陳子琦賈楚驢莊文善各率所部往來接戰仍与理問景福昔寶萬戶劉八十朱建安鎮撫龔吉刺歹田成住李庸嶽丞祖脫因不花劉丞祖唐齡府判蕭谷里麻周宗仁推官左惟溫徑歷徐興福清州同知蘇顯忠等分門拒守江西行

樞密院副使明安与軍政元帥呂天澤司礮石江西僉憲察叔揭法江東僉憲余觀詢謀勉勵以獎士氣尋陞陳子琦為郎中賈楚驢為理問莊文善為宣政院判官龔吉刺歹田成住為萬戶既而賊勢益張公急督牙將合諸縣兵援之秋七月丙子復延平戊寅建寧圍解又明年春三月鄧克明復導渠帥胡廷瑞康泰大舉入寇三月庚申陷邵武五月辛未奄薄建寧城下啗城西北立十數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机弩晝夜攻突不少息城中食且盡分聞之碩謂叅政張裕曰此劇寇也我當親往督師凡資糧麻屨之在行者子其速治之平章完者帖木兒左丞帖木烈思奮然起曰公掌特節義不可行、在我等即日誓諸將于庭

馮旗骨鼓行次延平號令嚴肅道路所徑果毅如故賊聞
官軍且至攻益急平章謂左丞曰賊今深入建圍未可平
解汀州總管陳有定戰歎有功以為叅政任上流事則賊
勢自分左丞曰善然非躬往不可秋八月壬辰左丞馳救
十騎冒圍入城中城中軍民呼號喜曰左丞來吾屬生矣
時叅政阮德柔守軍事且以其兵守平政門叅政魏由
家奴以其兵守南門賈楚驢陞元帥以其兵守朝天門陳
子琦陞總管以其兵守臨江門申號令以嚴備禦者達魯
花赤蔣吉沙同知天保四萬戶如故而益以喚住董桓也
據要衝以為聲援者右丞章完者叅政鄭啟龔思永行樞
密院判官賈杞禿也近以舟師次水南者延平達魯花赤

趙唐兀歹也白富而籌策者仍三僉事更佐以江西經歷
葛元詰也在告而分任其事者郎中鄭潛達魯花赤般若
帖木尔也九月賊梟將李某復益兵來攻我去城不五十
步連置營壘勢危甚乙卯左丞率都事張貞玉斌理問易
理雅思及楊屬等會諸將于官山新城議所以擊賊者于
是阮叅政首出拱北門焚檄攬山紫魏叅政出南門奪水
南塔賈楚驢敗餘黨于菱角塘陳子琦董天麒亦敗之于
萬安州獲牛羊馬驢甲冑鎧仗之屬不可勝計賊自相踐
溺死者千餘人丙辰賈楚驢乘勝復建陽戊午陳有定復
邵武賊散走者輒遮殺之餘悉度閩以道平章左丞既振
旅還會府論諸將功公方第其賞賚之等諸將咸曰去年

建寧受圍六十四日大小三百餘戰居民壯者執干戈老
弱運磚甃婦女治饗殫晝夜日不交睫四面矢石襍下死
傷甚衆雖重創且攘臂轉戰不已城賴以完今年圍又一
百八日居民力戰視昔勇益倍倉庾竭則悉出穀粟以給
餉幣藏虛則傾所有繪帛金寶珠珥以助費至于剝木皮
直草本以待頃刻之命猶不食飲以食戰者雖童孺羸瘠
亦乘城怒罵誓不與賊俱生建城幸不陷而我等得以成
功者皆吾民奮忠效義之所致也其敢私賞賚而忘吾民
耶公曰善哉既行賞乃命權司發廩鹽四千斛以遺民食
仍命有司立石通衢題曰建寧忠義之碑為八郡勸以師
恭嘗丞之太史也其事始末來徵刻文竊惟先王建邦設

都必負谿山之險嚴壁壘之制者所以禦強暴而防禍亂
也然而高城深池卒不能勝一朝之變由民心之不固也
是故教之智仁以育其德道之任郵以和其行勸之樹藝
以厚其生薄其賦歛以休其力然後上下相親休戚相係
若子弟之衛父兄設有患難雖使之赴湯蹈火猶且不惧
又肯疾視其長上而不知救也耶比年橫兵連起所在吏
民望風遁去連十數城無一能守者甚者及為嚮導甘于
臣僕又甚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天綱人紀于是極矣獨
建安之民能以孤城抗守連歲非真有所見者能之乎吁
偉矣哉夫忠義固本于人心而激昂獎勵則在上之人今
相府不有其功而歸之諸將諸將不有其功而歸之于民

民其有不效死者乎况建安實徽國文公講道之地郡縣
有祠閭里有塾而五劉之忠三蔡之學游胡真氏諸先生
遺訓具在比事上使衆之方尊君親上之道其父兄子弟
聞之熟矣茲以數千之遺黎走十萬之強寇休風丕烈卓
然冠乎東南而光照海岳厥有由哉為之詩曰
元德天齊帝敬日躋奄有萬國遂式九圍盛極彙生狂狡
笑隳河蔓南非山延東西于淮于江流禍不已暨于閩邦
叫呶蠱起鵠張角拒毒甚虵豕犯我疆場瀆我國祀維尔
建安城固以完再至再敗卒莫我干我民釋我師桓
各率尔力以却凶頑倉庾之竭民則我食幣藏之虛民則
我捨不令而趨不呼而集載戰載守靡日靡夕寇既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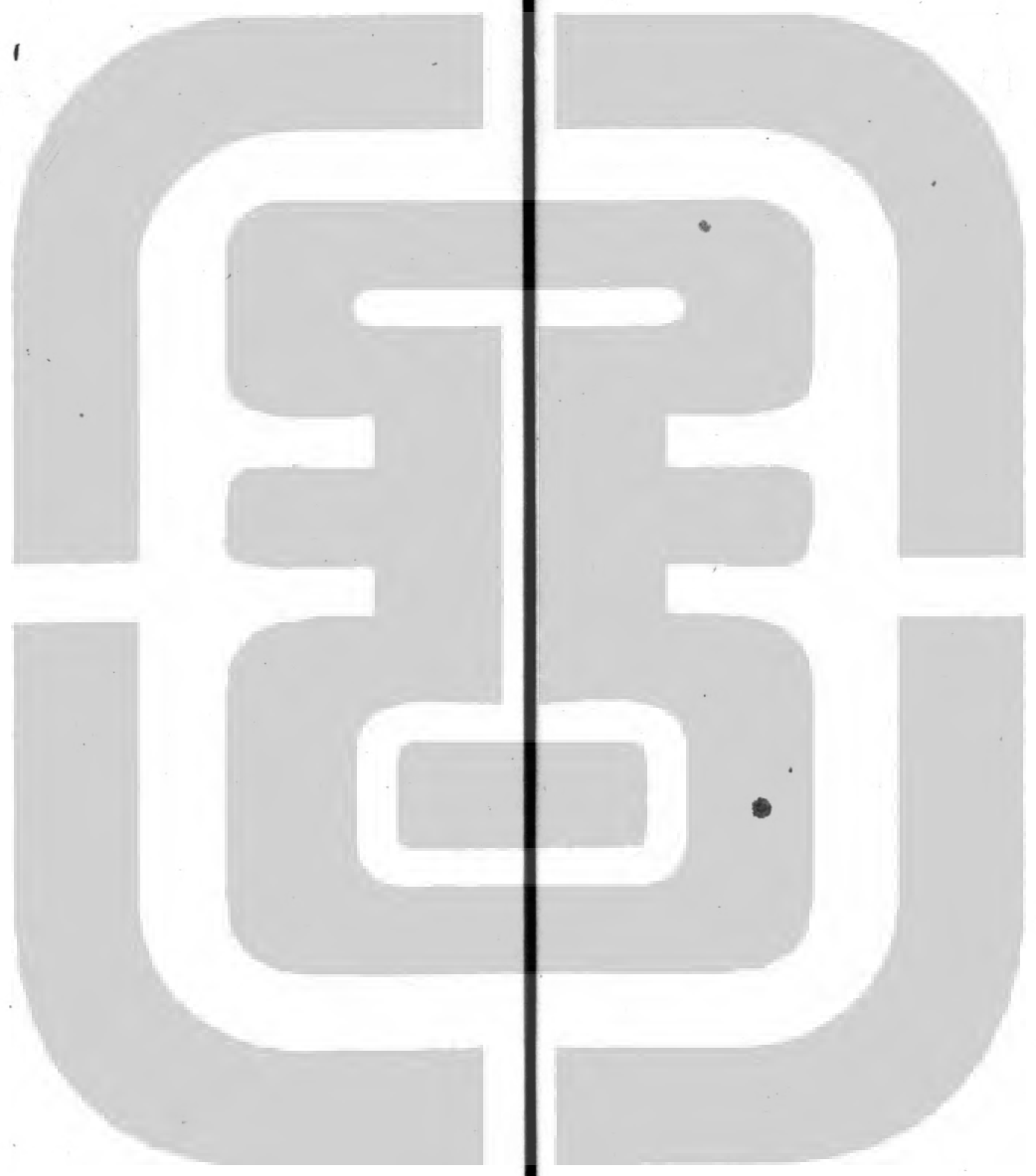
賞賚斯論相曰女將將曰女民功成不有懿德是歌窮廟
克讓遂有休聞天佑其忠人服其義孰不賈勇以張士氣
芝山巖、建水瀾、生既復生死猶不死維學之正惟道
之隆施于後來烝、其從抑澆揚淳以激其風伊誰為之
徽國文公平章曰都宜錫爾美敢錄以聞稽首非面天子
聖明東南實眷刻石垂休臣百其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童公功德之碑

皇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承平百年民生熙熙不識兵革
一旦釁起汝蔡盡流荆楚以及江浙皇帝重念茲實大藩
非得威信重望之臣不可迺至正十二年秋詔遠陽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童移鎮之冬十有二月公至視政

其時江東之饒信徽廣德鉛山浙西之常湖建德悉陷于賊且急犯三閩以窺省治公召僚佐將帥語曰皇帝以重地畀我等治方地方餘里屬郡三十二今若此恐時刻後乎爾其即率所部分兵以進其或資糧有不供器械有不備此在行有不給者其責在我紀律不嚴戰鬪不力慢期愒日以殄我師則罪其可辭于是大小震懾莫不用命所向克捷曾不踰時郡縣皆復乃合長吏按視民教盡出誑誤勞來招集俾安其業仍發粟賑之而後流離之民遠近畢至矣省治燬羨舍露處吏告程始公謂故址隘不足以稱大藩之觀宜更大之或以役重費廣白公曰吾方藉此以贍貧民奚為不可是殆非若等所能知也遂伐石于山

浮水於江分官董工萬手並作功既落成而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杭郡學創而復廢會其所入不足取旁郡學院餘財益之規制宏敞視昔有加公率僚屬行舍菜禮樹揖讓在泮之士咸稱頌焉其他官寺傳舍樓觀之屬有關於政者固不完治雄書大扁弘偉端重識者以為如其人十四年冬太師中書右丞相脫公大舉南征一切軍資取其江浙穀粟蕪薪橐結之需方矢刀劍戈矛甲冑之用動以萬計陸運川輸千里相屬使者督趣旁午公能推誠感物以簡御煩周旋上下曲盡其道遂使民不告病官無廢事明年春常州無錫盜起縱兵大掠進逼郡治斷驛道衆議以重兵殲之公曰赤子



父幹羅思光祿大夫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贈益國公，蚤以勳臣世家之。曾遇
知仁廟拾事內廷，後長宿衛，擢授中奉大夫、大宗正府掌
判三遷，至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出為淮東廉訪使，入為工
部尚書，拜河南行省叅政、左丞，進資德大夫、甘肅行省右

承遷山東廉訪使改樞密副使陞同知除侍御史陞中丞
領侍儀司事兩陞皆特命也進崇祿大夫江西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遷太府卿復由守上都提調虎賁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加光祿大夫平章行省遼陽遂來江浙召拜翰
林學士承旨未行改平章行省淮南未行還任江浙加銀
青崇祿大夫踰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行天子念公久勞
于外且南臺按治四省為尤重特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御史大夫賜上尊御衣以寵異之實十八年秋九月也公
既去之五月抗大夫士及其庶民父老日造丞相府俯伏
頓首請曰吾儕小人得不即死以至於今日者丞相其平
章力也丞相幸由惠我而平章已去省吾民獨能已于思

乎將固刻于金石樹之宵門之外以昭示無窮用敢冒昧
以請丞相以屬師恭師恭不敢以固陋辭遂為之銘曰
維帝作極推臣共命維嶽降賢得輔元聖龍驤虎躍乘風
翼雲統一乃國坤寧乾清有偉康里世著茂蹟帶礪河山
子孫奕々祖也蓋國錫爵工公父也繼美通攢大功推賢
有子克承克似遇知仁皇入侍宿衛能以恭謹出入禁闈
帝曰女眾女其長之女賢女文可判宗正我還女由我京
女尹出則司憲入則考工克備女職令聞日隆河南西涼
既忝既承樞机宥密貳副繼登執法之司儀表中外玉帶
衮衣歷踐台位曠茲江浙新劄于兵疇其鎮之僉曰公能
皇帝曰俞女其予治衛以虎賁錫之弓矢公騎如雲公來

自東誓將出師誅止其克且附且降我疆我理宥註撫殘
其來如子粟施于廩其惠則均物取于市其賈則平內節
財用外蘇民力祁寒盛暑朝出莫入民庶安矣我心則寧
乃構公堂乃徑乃營公堂既成孔廟有翼敷政設教是効
是則王師大舉其會如林供億百萬悉資東南漕粟飛芻
千里相屬指顧有方饋餉用足彼蚩者氓梗于毗陵惟德
之綏不煩以兵彼狂者獠于杭之里德不可褻泉首以示
公馬駸出鎮海寧公來幾時海波不驚公胡遽行實長
南犯公不我由我由不已昔也克曠我掠我戕今也甫安
煦我瘼傷昔也茲貧我腹我剝今也甫安去我毒蠹我飢
公哺我寒公衣撫我郵我胡不思天錫我公彌壽遐福
以莫不庶以受百祿公曰豈敢天子聖仁惟天子万壽以
福我後人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德政碑

至正十六年冬皇帝重念江浙用兵之久既遣大臣出鎮
之猶慮司風紀者不能濇諭昔者乃以江浙行省左丞丑
的公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時官廩匱乏民力凋耗
公私大困公視事慨然嘆曰天下承平則擊奸去邪職也
今日之事其在安靖而輯之乃挈綱維申令典務存大体
以清治化屬行臺移置會稽公需之物吏白下有司治公
曰有司即擾民矣遂出公幣市于民悉當其直民甚便之
杭之三閩曰昱嶺獨松千秋控扼宣歙諸郡公首議增脩

僅壘嚴兵守禦賊屢犯輒敗去賴以無虞軍士有暴橫者
短衣露刃白晝郡行市中殺人而奪之金有司莫禁聞公
來皆避逃去且相戒曰監司大人不可犯也異時軍民雜
處清亂無別甚者遂私其室公語其帥于非關門外夾河
築五壘徙居之亂少已抗故無城保結之法久而益懈公
更令戶大者長萬夫次千夫又次百夫立部五別旗幟上
下相推視它郡最為嚴整郡縣屬兵後吏並緣為姦公取
其尤無良者懲之餘皆重于犯法司稅者多結市井無賴
子弟布遠近以漁獵商人令悉禁止物價遂平倉吏歲當
更有司輒視貧富為去取公廉知其弊父老奉香擁拜道
上曰此細故曰幸由妾為吾儕小人有所賴矣西湖書院

在憲治之西尊位閣歲久益壞公出私度白粳二百石大
興脩之丹雘黦漆煥然一新識者固知其浚有得于治本
矣三吳之使來輸忠款丞相議遣官往報眾未決公獨力
贊其成迄今民受賜焉十七年秋上聞而嘉之擢行省右
丞賜上尊金幣慰勞甚厚臺臣尋以治狀聞監憲如初按
太史周燾所著武功錄公以浙東元帥董師江東克復三
路二州一十三縣全活十數萬人所至撫摩煦暉民爭歸
之及其還鎮于鄞也置傾城田以絕橫歛復赤稅糧以便
輸納增鄉飲田以敦禮讓凡可為斯民計者無不浚思而
致力焉及令監憲又能維持綱紀周旋上下以康濟時艱
非其寬仁雅量包涵容蓄無施不可安能使人翕然嚮化

若是我公字子元魏春野蒙古氏曾祖聳于山泰師中山
王祖德里山河南行省右丞父万僧江浙行省平章公由
近侍拜南臺監察御史歷四道廉訪使翰林侍講學士累
官榮祿大夫今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銘曰
昔我世皇既定四方分命百司乃紀乃綱大江以南釐為
十道十道之長惟賢允蹈瞻茲西浙實為大藩地廣物夥
民庶事繁我公之來屬時孔棘務存大体用作民則短衣
朱抹白晝掠金片言之出強暴革心奸吏舞文戕我善類
罰止其尤罔敢或肆三閔頽、控抗東西連營高壘賊莫
敢窺什伍其民互相保結以戒不虞以安尔業閔征有度
商賈乃來完庫弊除吏民畏懷乃新學宮以振教鋒重門

廣庭窮堂傑閣公既戾止玉節繡衣來游來觀是式是儀
是式是儀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克備厥職皇帝曰都使往
南國文錦上尊式彰有德合鼎甫踐寘命復臨予非女私
實民之心公拜稽首冒教不欽天子萬壽以宣德音

重建清平山西天元興寺碑

抗之吳山西南行數百步其勢委而復起曰清平山右旋
而東浮圖居焉曰西天寺延祐丙辰歲贈太師中書右丞
相和寧忠獻王脫、始來江浙為丞相時會西天高達摩
實理板的達師駐錫茲山王見而異之曰此佛祖上乘人
也涉流沙萬里東來而遠与吾過非夙緣乎乃厚出金帛
施之俾拓地創業建大招提且為備息之所越二年王還

朝師居山中益久一日謂其徒曰吾歸西天矣遂拂袖去
莫知所之後有見之秦隴間者時已百餘歲矣至正乙未
天子以江浙用兵之久民力凋弊思復重臣治之遂以王
季子中書平章達實帖木兒階金紫光祿為左丞相凡招
降討送賞功罰罪一切許以便宜居數年政大脩舉上聞
而嘉之遣使錫勞加儀同三司因感嘆曰此皆先王之教
非臣之能也其將何以報國家之恩寵而慰安先王哉間
以暇日登覽湖山訪求遺事則寺燬已久獨舊鍾存榛莽
間王之名識具在徘徊顧望惕然具懷乃出錫金規復舊
制工師效能民吏協勸曾不踰月而窮堂邃宇廣殿重門
藏經之室懸鐘之樓香積之厨栖禪之館因不畢具繕以

周垣甃以文石朱楹雕題寶幢珠絡佛菩薩天人之象香
花燈燭之供鐘魚鏡鼓之音鏗鏘炳耀視昔益加盛焉乃
更號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又于殿左創屋四楹奉祠
先王割田以供祀事餘以飯其僧凡所以盡心圖報者可
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王康里氏幼侍武皇歷登華要知樞
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以至命相封王其子帖木兒塔失
中書左丞相贈太師冀寧文忠王皆以盛德大業垂勛竹
帛王之在江浙也鑿市河以通舟楫出粟米以賑貧民去
今三十年深仁厚澤藹然猶洽于民心今丞相復能以宏
材大度康濟時艱使朝廷無南顧之憂黎庶有樂生之望
豐功偉績光昭前烈茲寺之具豈獨致嚴遠以永其存

思而已。孔庶將祝釐錫福為人臣效忠之功。爾師亦不敏。甚幸以文墨論議。趨佐下僚。用敢備錄其始末而為之贊。曰

大邦維杭。左湖右江。吳山中起群峰。來降清平之陽。元興有寺。誰其作之。王康里氏高僧。達摩來于西天。雄偉博大神光。燁然玉既見。只王心則喜。窮堂傑閣。斯實創始。隻履之歸。劫火所飛。王亦適去。樂極于西。王有賢嗣。出入將相。來殿南服。為國屏障。乃登茲山。褒回碩瞻。梵宇再新。王祠孔嚴。丹楹金題。寶幢珠絡。神象巖巖。天龍踊躍。趨趨媒侍。魔舞鬼歌。雨花風枝。散亂交加。精神感通。用錫紫衲。人孰不曰。忠獻有子。忠獻有子。克繼克似。踐父之位。行父之志。

惟父子濟美以輔我家邦以欽于世

四明慈濟寺碑

慈濟寺在明城之東。鄞江之上。故泉州德化縣尹楊侯秀為乾符現主。太虛容法師創建者也。侯郡人。仕宋為監船官。入國朝。嘗使暹人。以其主來朝。當涉海時。風猛濤怒。舟幾覆。侯于恍惚中。若有見。觀音大士者。因得無害。歸而固所以報祠焉。聞容公東南碩師。遂往謀之。師曰。明之山東。玉几峰為阿育王舍利之藏。又東補袒洛伽山。為觀音示現之地。朝廷歲遣使禮祠。兩山而王公僧俗。川浮陸走。以禱以禳者。常肩摩而踵接。侯果能即其地之衝。創寺以為延接之所。則報無踰此者。侯曰。信然。非師不可。迺買地度

材用創茲寺前建大殿後闢方丈三門兩廡丹雘輝映而
 正觀之堂栖禪之室庖福庫廩亦莫不次第具舉矣至大
 二年上之朝始被令額賜璽書加護仍號師淨妙慈行真
 辨圓悟法師俾其徒甲乙為之主于是四方禮祠兩山者
 有所歸焉初寺之具也地瀕烏鹵食飲苦之一日行寺之
 東偏曰此宜有伏流購其地鑿之果得泉甘美雖大旱不
 竭他日又將即泉之非 歸寂之塔眾謂泉南大樟能出
 光怪里人方神之惧其作有犯師笑曰吾已示之矣其夕
 天童雲外岫公泊舟樹下夢老人求詩謝去明年師壽七
 十召其徒法言可貴曰我佛世尊教徒聞中入流亡所遂
 得空滅我何以即解脫乎復執可貴乎曰女父儒者生女

時夢兩矣禪至矣禪宗門魁碩也女今為我弟子豈偶然
 哉凡我所未了者其在女乎言已跌坐而逝眾既奉師全
 身歸諸泉北之塔而傳其業于言居十年賴以不墜及
 貴繼之焦心勞思務承師志間頌謂其徒曰昔者寺地甚
 隘晦不踰七今以眾檀那力已倍之矣昔者田入之數僅
 二百畝而象山窪田又輒壞于水今幸成隄亦已倍之矣
 獨莊嚴象設未備桃花渡新庵欲創而未能其何以率吾
 業廣吾施乎未幾有弟子普光者歸自江淮得設色雕塑
 之藝延即大殿立觀世音大士象塗以黃金飾以眾寶璠
 幢華蓋亦既完好會宣慰使李公允中完者篤公來視政
 首謁茲山曰吾聞貴上人將創庵海濱以廣延接此其人

行甚高宜有以助之迺相率捐金力倡其成且名其庵普
濟然後規制恢拓棟宇弘麗鐘魚鏡鼓之音香花燈燭之
供與東南諸大刹提頤頤上下而其所謂發菩提心入三
摩地者邦人士益知所禮矣至正戊戌冬予以分部量漕
閩廣使過甬東止宿寺之方丈工人款予甚厚將別執書
一卷若有所請而不言問之則狀其寺之始末以求記于
予也予既序次其事而復為之歎曰揚侯以孤身遠涉能
致暹臣之朝容公以碩德峻行能起揚侯之敬而言也貴
也又能即空捐有以獲殊勝上為天子祝釐下為民庶錫
福使愈久而愈大亦何其教之盛而信之篤耶予于是重
有感矣銘曰

大海渤溥蛟龍窟穴狂飈鼓之顛倒日月揚侯使暹摧檣
折颿被髮一呼風平浪恬惟大悲力是名菩薩圓通出現
有維斯脫歸謀容公慈濟作宮白衣金色鄞江之東玉侯
士民其來什伯天子曰都錫尔今頽有隆其棟有覺其楹
寶幢朱翠鐘鼓鏗鉤曰言曰貴惟容之繼且報且祈庶廣
慈濟慈我之富濟我之航以二者心普施十方補袒洛伽
玉几阿育神光只尺即我身毒即我身毒永祐南服永祐
南服為天子祝何千萬年無量壽福

重脩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

距慈溪縣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崇馳峰之東有寺曰定
水教忠報德禪寺左山右湖奇勝為一縣之冠青松夾道

綠竹沿澗逶迤曲折行十餘里乃至山門始建于唐乾元
間相傳為大梅常禪師開化之地有泉出山東麓甘冽感
夏不竭注之飲雖久不腐故名清泉其所藏大藏經乃唐
人書吏部侍郎京兆韓君材為之記歲久寺壞宋嘉熙間
大師越國公表詔遂大新之奏賜今額蓋宋葉源禪師所
營度也我朝至元甲午東州永禪師來更創大殿去今六
十餘年又復傾圮其他屋宇堂室亦廢焉若不可居寺之
耆宿與大夫士皆曰此非有大作為不足以成此十七年
春見心復禪師應選來師堅懇而任事辭博而識微既
至碩瞻彷徨晨夜勤悴將圖具作會東南兵動徭役繁且
寺之力益困一日陞堂白于眾曰吾徒逸居安食惟佛是

依今雖財力殫竭獨無一人與我共圖之乎尋有耆舊仁
英捐錢五千緡為之倡未幾施者踵至曾不踰年大殿告
成又有僧大用勸集眾力于殿壁後塑觀音及諸天龍鬼
神之象金碧塗墍五彩輝煥而鍾樓徑藏三門兩廡庀福
庫庖以次完葺比其翠幢孔蓋寶函珠笈羽翠華燈珊瑚
瑪瑙一切供養之具靡不周備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廬
陵

佛智普惠禪師碑

台州天寧佛智普惠禪師年七十三以至正二十年正月
八日終其徒宗元等既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戶部尚書
貢師恭以秘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寧惠禪師天

童良禪師相率謁予于舍館執進士趙友蘭所為狀請銘
乃節其狀曰師諱明攷字彞曰族張氏州之黃岩人初
母周嘗事佛好施予出見飢疾者輒傾囊濟之當娠時夢
異僧入室乃生師、初穎悟日記千餘言于浮圖書一過
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由之不可遂往僊居三學
寺礼雪山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禪師倡道東
南即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素云何
師應声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机鋒敏捷宗門
令器也自是遍叅碩師闍人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州
永公元叟瑞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日溪泳禪師居天
寧清師掌三藏相与激揚宗旨声譽益著會僊居慈安法

席久虛眾推師主之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其
可使為它山重予遂力挽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于江浙
丞相脱歡公家領院事首檄師在天台之淨惠寺至順三
年移主僊居紫峰山廣度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高
公遷住處之連山尋隱屬山師方登高臨溪超然自樂而
丞相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起師主天寧師辭不獲乃
笑曰出處隨緣尔遂行先是寺毀于火師至升堂集眾揚
斐曰吾徒赤手尚能有所建立况茲寺力猶可為乎于是
眾志堅一施財以資佐始曾不踰年而窮殿突堂重門備
廡与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内外秩然既事會
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相帖木公以使過台見

而備之為請于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榮祿
方今同知樞密院事資德公叅政正奉公分省院于浙東
咸崇信其道為作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象雕金塗砂象
寶羅絡光彩照耀一復舊觀赫然為東南諸刹之冠矣一
日召其徒曰世尊臨終示眾有言女等常觀吾紫摩金色
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其為我了徹斯旨我語已復請
謝別樞密公至師曰老僧去矣佛法非國王大臣為之
外護不可也敢以後事為屬明日沐浴更衣淨髮跏趺而
化時天大雪草木槁素學徒悲號震動林谷築之日以及
民士罔不來會天日澄朗道無游塵既定大雨隨注眾嗟
異之始師家居之南有巨樟竦拔霄漢蜀僧過而指之曰

茲樹西徂當有鳴道法者出矣及生時樹果西徂師相貌
雄偉言論辯博恢擴真詮開覺迷罔後學烝々來從如渴
得啜凡度弟子若干人得其法者曰數曰惑曰瑞曰正曰
嶽曰息曰保曰印曰圭曰大曰空曰慧角立名刹咸能蹈
道聞瀟瀟藉々有声師喜為待文雖片言隻字亦出人素表
崇即中峰下闢軒以居自號鶴松主人每朝夕奠茶款客
引鶴起舞頽影踟躕儵然自得外慮不入于心也去年秋
鶴斃賦詩悼之詞極悽婉聞者悲之不踰年而師亦厭世
矣嗚呼師生赤城黃岩之野赫然名動于東南生能被恩
罷于朝廷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訃贈冰其卓行高識有
以異于人者其何以致是哉銘曰

竺乾之學禪為宗有極其奧斯覺雄并包萬有混一空六
識皆寂衆妙融嘻師揮髮揚宗風三軍朝氣當机鋒即真
破妄明抉蒙度群弟子道弥崇出其緒餘著事功飛毫集
構連曾窮城霞海日光瞳矐菩薩羅漢诸天龍黃金作相
巍當中欄袍錫號黃帕封奔走士庶傾玉帛馨声流布靡
以鴻師今化矣起玄蹤靈塔永闕台雲峰勒銘貞石垂無
窮

貞禮部玩齋集卷之九終

